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

宋籍畧叅差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漫塘病叟劉宰著
墓誌銘

巫伯正墓誌銘

歲嘉定己卯余與二三友謁季子祠前一夕艤舟
延陵有儒衣冠篝燈出迎者視其謁巫姓問其族
曰句容之青山問其業曰掌鎮之權酷有年矣余
疑焉夫權酷之事急之則怨緩之則弛官有難之
況私乎三家之市猶難之況古千室之邑乎翌日

往謝見其內外應酬甚整且暇問之鎮人自君之
來凡吉凶之會未嘗繩其私亦未嘗強其所不欲
日與人相安於無事而課入有經亦不至甚窘迫
余聞之愈疑君其市隱者歟既歸而其子謙亨來
見從而問焉又知君盡禮以事其親竭力以教其
子閔仲父之客死躬致其喪且恤其家念諸弟之
同氣躬任其勞不私其有益知所以能信服其市
人非苟然者歲丙戌八月晦謙亨忽以書來言吾
父以七月癸酉棄諸孤得年甫六十有三今將以

九月壬申葬於趙干實先祖塋次君幸知吾父宜
哀矜而賜之銘銘非余能然余病權酷之爲人害
久矣若君者余固喜稱樂道之故爲之書君諱大
方字伯正紹興樞臣之從孫祖癸父愬俱不仕娶
張氏再胡氏皆先卒二子謙亨待補太學生泰亨
二女任昉太學進士費熙朝其婿銘曰紛乎其來
而能應泊乎其中而無競君子人歟嗚呼伯正

故澹軒先生艾公及其妻李氏墓誌銘

嘉定初元六月庚辰京口鄉先生澹軒艾公卒享

年五十有六七月庚申葬丹徒縣崇德鄉查澤之
原後十有九年當寶慶丙戌九月庚申其夫人李
氏亦卒享年六十有九以十月丁酉合葬先生開
門授徒垂三十年熏然其和粲然其文見者知其
全德君子故父兄勉其子弟子弟請於父兄來學
者肩摩袂屬既戶外屢滿無所容席則擇其已成
立者時其課程使歸而求之嘗謂習能移人學者
尤貴相觀而善故凡所進教必其質美才良否則
雖情之親幣之重必謝遣故游其門者多俊秀二

十年來鄉之名薦書取科第者非其門人則其壻
若子又否則其肺腑之親其教益明其道益尊其
諸子與其門人猶懼方來之無窮師友之淵源或
紊無以發潛德之光照臨艾氏乃因夫人之葬枚
述所聞授簡于其俾彙次之謹按艾氏魏晉以前
皆齊大夫艾孔之後至後魏改侯斤去斤三氏皆
曰艾而族始分先生裔出潁昌曾祖袞故供備庫
副使騎都尉武功縣開國男祖均故從義郎父欽
文十歲陷虜得間南歸遇其母於京口遂奠居業

醫以養有以疾請不以豐約異視不以寒暑憚行
紹興辛巳虜斃而我師還遇疫郡督醫就視率具
文以應惟公究心所療皆愈歲嘗大疫視證惟香
蘇飲爲宜而病者多莫能家至則置錡釜煮藥於
庭來者飲之或恣所酌取人以全活公平生陰德
甚多惟舉此二事語人曰吾子孫會有興者先生
丙午壬子再舉於鄉公猶及見之先生諱謙字益
之明敏過人孝友天至初從小學師豐公旦歎其
穎悟曰不可以吾故妨汝之進卽介以從故泰興

大夫杜公士英杜時與故吳興郡博士陳公珙金
陵郡博士田公曉浙東部從事葛公師心皆以鄉
先生爲後進師四公每相與評門人無出先生右
田公唱第中都委攝領諸生歸視所習業悵非所
及陳葛皆遣子從之葛之子文昌遂以癸未歲擢
第蚤歲兄弟以乃翁日人之裕用頗不節先生自
買書外一毫不妄費知乃翁欲其力學以立門戶
晝夜服勤隆暑亦籠燈露坐里閭嗟異親亡以家
務自任者十五年中外無間言兄弟有女無以嫁

亦有以嫁而失所托者皆一力經理不異已出入鄉校以講說爲職每朔旦橫經堂上聽者於其句讀抑揚之間已得大意及其敷述辭暢而義明守貳以下無不耳受心悅爲正錄謂學校紀綱皆已自出小有不謹則上下玩視紀綱亂矣故動必以正舊或以教養公法濟已私先生飭門人非自能文不得食公廩諸子雖累試優不得列職掌郡博士小不合卽棄去後雖巽謝終不屈以其所已爲逆其所未爲以其施於庠序者逆其施之朝廷其

所著見可勝量哉可勝量哉初先生長女及笄求者多富室大家先生靳不與顧以與學子高君炎高戊辰春及先生無恙時擢第以歸今官承直郎新寧國府府學教授志以所學見之行事鄉里服其知人李夫人南唐之裔父彥故贈承事郎兄紳登辛丑進士第終通直郎弟綸登丙戌進士第今官迪功郎新無爲軍無爲縣尉夫人孝以事舅姑和以處娣姒順以事其夫嚴以教其子先生嗜書夜過半未卽寢夫人不敢寢常視膳服之宜而敬

進之先生沒夫人猶夜課諸子讀書不少懈用能成其子慶洪慶遠皆三與鄉舉慶長與其舅李綸偕爲丙戌進士子謝母慈弟德姊教鄉人榮之慶增更名洵壬午舉首慶善與季女適孫氏者前卒孫長曰桂孫次未名先生歲晚理學明世念薄名所居曰澹軒集所爲文曰澹軒類藁三十卷手編易學理窟一卷治古事類二十五卷古文業珍五十卷皆藏於家自釋氏之徒入中國與老氏之徒相比誑惑愚民至謂喪祭非我不可慶洪等曰我儒家也鄉人於我乎觀禮吾何敢戾所學以辱吾親李綸高炎贊之故畫屏俗尚來速銘銘曰紫金西峙京峴東環鯤化鵬搏二十年間維子維壻維我高第中權後勁有來方銳於乎先生身屯道亨我嘗言之彼作而行查澤之源芴芴佳氣同我伉儷祔於祖禰其心孔夷其居孔安銘以昭之千古不刊

故通判滁州朝散鍾大夫墓誌銘

朝散大夫新通判隆興軍府事鍾君隸謂其友漫

塘劉某曰吾先君子篤行稱於鄉廉能聞於時學問詞章知於前輩沒之歲故國子祭酒李公祥幸無恙猶及詳行治於編自爾以來三十年鄉之故老彫謝當世名人之知吾先君子者亦益落而墓未有銘將無以表諸幽子雖生晚猶及登吾先君子之門微子尚誰屬某於隆興少長有分義不應郤而滁州令德李公言足以徵也故爲序而銘之惟鍾氏同姓而異出其一鍾儀之先仕楚以所食邑爲氏其二楚將鍾離昧次子接居潁川長社別

其族爲鍾氏繇卽其後繇弟演玄孫雅過江爲晉侍郎則建鄴鍾氏當本此而公之先自建鄴之桐井徙焉公諱將之字仲山曾祖順祖父皆隱父久累贈奉直大夫喜教子紹興十八年公以鄉舉與兄由太學皆試禮部公獨擢第授楚州淮陰尉改盱眙軍教授軍當南北之衝時方和戎中貴人賓餞使客郡將常率僚屬迎候公不往曰我與彼不相及也聞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公訓迪有方內郡學者爭趨之秩滿調泰州教授當辛巳

壬午虜退而守用武人學廢不治亟請於部使者
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服闋咸
謂盍苟就見次滿考以應銓格公笑曰淹速有度
固可以人力計耶再調常州教授遲次者七年常
故多士而校官失職善士以入學爲恥公取之以
文厲之以行而懲其不率者未幾士習一變學田
占於巨室累政不敢問公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
秩合解印去郡守楊公萬里奏畱之代還周益公
知正咨其賢俾免作邑監左藏庫蓋將用矣公安

於平進且志在及民卽退就部注知和州歷陽縣
平易近民民懷其德屯田與民田相錯官軍怙強
失和公常持其平先是上屯田之籍於朝頃五百
軍校利廣占誘數不足前令懼罪則括民田之贏
以益之民田久耕爲力易易屯兵便之則責償無
已公力疏其實於當路謂淮田有贏豈惟歷陽且
久耕而驟奪之今有死不能爲也事以是止通判
滁州值歲不稔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饑旁
郡有囚久繫公奉檄一問得其寃破械出之聞者

駭愕已而正囚果獲鍾氏世家丹陽練塘上平波
百頃繚以長隄隄下淶水循渠高林障日疎籬矮
屋參差於朝霏暮靄間者公之故居而松菊叢然
者公歸自滁所手植也蓋將老矣而太夫人在堂
勉之仕不得已乙卯遇疾而歸道卒實慶元丙辰
四月乙卯享年七十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宣奉
大夫公孝友天至恬靜自將奉直之喪凡橐中金
悉以爲太夫人奉夫人公繼母嚴事如實生已歲
租委諸弟未嘗計盈虧官海陵時攜季弟宜之行

教之力遂擢淳熙二年進士第歷官幾四十年而
後更秩中間後次之年居十之八旣更秩猶須校
官秩滿蓋其中泊然不以仕止久速累其心而自
視歆然又有不可及者在毗陵以郡守楊公萬里
老於文墨凡所論著必求正焉故文益工在滁陽
郡守石公宗昭常從呂太史朱侍講遊析理精甚
石雖以父行視公公不以齒自負相與講切至窮
日夜故理益明娶李氏卽祭酒之族生一男一女
隸也女嫁進士諸葛松繼室以先夫人之妹生一

女繼室於諸葛氏隸初以公恩出仕後擢慶元二
年進士第假守濠梁嚴飭武備虜至輒卻濠人至
今思之孫男某從事郎新監平江府大軍倉某將
仕郎女嫁某人沒後十閱月隸奉治命葬公於壽
安鄉下邳村祥子岡之原葬後三十年始爲之銘
銘曰仕優而學學優而仕如水有源源深流駛世
衰道微學非爲已假道詩書藉口仁義幸而得之
如蟬委蛻偉哉滁州惟學之嗜早歲決科歆然自
視楊氏之博石氏之粹生乎吾前吾知敬事生乎
吾後尚德非齒理析其微事求其是俛焉孜孜不
知老至是訓是行以啓來裔壽安之鄉下邳之原
過者式之君子之阡

王進士墓誌銘

進士姓王名士朋字致遠金壇人父顯道以醫聞
士朋少爲士爲醫爲賈旣自力以成其家而終於
爲士其志也生之年淳熙丁酉乃嘉定己卯二月
戊午以病卒於是雙親老矣子仲季猶幼祖孫間
不勝哀然視其家棟宇聿新田園略具仰有養俯

有育則士朋死猶不死也庸何哀先墓在縣東岳
莊長子錡奉大父命以其年七月巳酉柩葬漫塘
叟爲之銘銘曰親喪良子子失慈親書幽詔來勒
此堅珉

故知潮州侍左林郎中墓誌銘

紹興癸丑故相忠定趙公以吏部侍郎知貢舉將
出院矣點檢試卷官彭公龜年偶得落卷奇之以
示忠定忠定讀不釋手至策卷以剛健中正爲君
德至論漢威靈事以寬恩特貸於貂璫峻法獨施

於善類爲君德不立之過忠定拊卷曰塲屋有人
焉卽命更考而前考官御史也莫之敢擢忠定卽
手批其卷擢置前列旣揭榜視姓名君也蓋忠定
帥閩時旣聞之矣故益以得君文爲喜士亦以先
覩爲快御史滋不平卽上章劾忠定黃公艾時在
後省復以御史爲不公繳奏之故以進士起家而
一朝名動朝廷未有若君者而黨論亦自是起君
諱復之字幾叟一字亦顏其先大梁人南渡家閩
曾祖茂祖彞皆不仕父椿贈宣義郎君少嗜學所

從遊必嚴師友試鄉校及國學多占上游廷對擢
第七調筠州教授丁內艱服除仍注前闕筠之學
廩薄君爲請繫官之田且輸其直千緡得之養士
倍常時更創大成殿講堂闕敞高明率過其舊縣
庠在學之後別爲一區君合而一之闢其中祠先
賢而釐其旁爲四齋以處他郡之來學者戊午秋
校文廬陵時黨論已熾士大夫頗有陷者君以民
心士心天心發策其中及列聖之事云有田有賦
曷嘗不取諸民有身有庸曷嘗不役諸民而愛養

之恩備形惻怛臣下之不協於極豈無湯沐而櫛
治之瞑眩而鍼砭之而投拭洗濯且無終棄夫昭
昭之鑒不可以矯飭欺也億兆之心不可以小惠
結也士大夫之心不可以爵祿陷也讀者爲之悚
慄尋有旨索考官名銜人爲君危之君曰吾言無
愧庸何傷未幾又有傳時相欲處以掌故者人爲
君喜且勸通書君笑曰吾向固不敢辭其禍今安
敢俸其福秩滿授潭州教授士不堪前政之弊迎
君車誦言請盡黜職掌而試諸生以補其闕君告

之以師生有分少長有儀那得爾既噤不得施則請於府府下其事君曰吾寧不爲長沙官不可壞長沙之俗置不問徐以公論定去留人無間言昔南軒張公寓居長沙朱文公亦來游相與以義理之學訓諸生微言猶在君益推明之暇則相與命舟浮湘過嶽麓書院遡朱張之風想浴沂詠歸之樂士習爲之一變甲子秋邊釁開君校文於衡又策諸生曰自藝祖庚申至哲祖庚辰一百四十一年一時憂國之臣以爲太平日久猶安樂之人年

過百歲當兢兢愛護自迄爾今又一百一十載矣可不思所以培固之乎自熙寧大臣誤投不當用之劑亦凜凜矣幸而元祐九年之治藥傷補敗故事勢已搖而復定紹聖諸臣復出而震動之病狀雖同於前事而體力異矣況在今日緊欲懲艾旣往若何而可蓋以權臣輕用人言動搖國勢之故初君在筠張公孝伯實帥本道旣君來潭而張位樞府君知其人頗以調娛時事自任凡再貽書於張其一謂今之患近不在民遠不在邊物情未安

特在士大夫議論之間士大夫平日之所講明亦各有義矣義在人心如權度一毫不可欺合於義爲是否則爲非是是非非於黨何有方道學盛行其間詭僻迂恠徃徃有之天下之人亦曷嘗盡以爲是哉一旦反之而根排痛詆亦豈無過當而未厭人心者惟權是非之柄者公是公非而不使私恩私怨參乎其間則黨論息人心安矣其二謂周禮六官之長以宰名官傳者謂劑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某竊有感焉夫五氣之運參

差不齊其人之稟賦不能無剛柔清濁之異爲人物之宗主者當裁而正之均而節之使不至於偏勝夫特立之操百年扶之而不足卑柔之俗一日成之而有餘一二十年來人才英特之氣不振甚矣振而起之納之中和而收之以爲用獨無望於今日乎張公識其意一時消平黨論激昂人物之功爲多開禧丁卯天子更化召用故老君時在部以選爲省闈點檢試卷官尋差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朝廷典章文物於故府有稽焉而主者無畱心

棟宇日壞君葺新之滿考除國子正改宣教郎嘉定已巳夏旱詔求言君言君德猶有萬一之闕非英斷乎兵戈何事也高廟艱難三十年欲靜而不得靜孝廟積累二十七年欲動而不得動權臣輕動於一朝陛下唯唯從之往事已矣自今脫復有誤陛下之聽者何可不察社稷不堪再誤生靈不堪重擾天幸亦不可常得也時景憲方擇妃則舉元祐范太師之言以爲鑒邊帥有未馴則舉唐末不能制河北之事以爲戒皆人所難言尋當面對

復以君德剛健中正進說而以巽懦不立爲非剛始勤終怠爲非健是非不明邪正不判爲非中正天顏若爲之動越三日遷司農寺主簿視事之始殿卒有譁者蓋倉吏受給之不謹主帥紀律之不嚴其來久矣君曰是當先治其在我者卽竟吏之罪帥亦內媿取譁者悉懲之而舊習浸革遷太府寺丞外府總貨財之出入冗最百司人謂君學省之望宜不屑此君盡職不懈明年將差省試官君以嫌辭執政語君往年以君考試舉人皆相賀君

何可辭遂爲參詳官遷太常丞容臺典禮自出時
卿少虛位君實專之鄭俠法未應諡君爲之請以
旌直諒牛羊司職非所隸君治其罪以戒不共未
幾面對援詩書所陳乞用常人吉士時頗有以傾
覆售者故君言及之明年權少卿朝陵回仍以丞
兼侍左郎中左銓劇曹郎官日不暇給君思有以
革之旬日出令戒暗展判成之日稽隱漏已出之
闕避親改注委之本貫保明批書疎漏責之外臺
檢察其末飭士大夫各守禮遜毋相攻訐若然當

予亦奪俄有犯者君併奪之選曹爲清磨勘轉奉
議郎居無何丐外差知潮州先是颶風爲災瀕海
民多蕩析君至卽戶給錢米振贍之海濱創見咸
相率祠神祈福以報嚴保甲之防而盜者息懲宗
姓之橫而居者寧征商額重君裁之而行旅願出
於塗吏下鄉擾民君申禁之而農者願耕於野零
米場郡計所仰廖公德明爲帥減米直之半歲失
萬餘緡廖公去而州縣凡所罷行皆復君獨不可
旣綱理略定擬上便民五事如漏舶之害於民強

盜刺配二廣之害於官逃產避役之害於下戶皆
時所急奏未上會君以疾卒於州治之正寢時實
嘉定癸酉四月十有二日享年六十三娶吳氏封
孺人男夢庚浙漕進士三女朝奉郎新通判全州
李寧之浙漕進士李發先文林郎曹南老其壻孫
男女四人初余婚於嘉興陶氏君實館其家一見
如舊識余時年少氣銳視天下事若無足爲君徐
折以一言輒惘然自失由是得師焉夢庚旣以君
卒之明年襄大事於鼓山之麓後十有五年始介

君門人國子進士李雲龍以書來速銘會余多故
未暇而李君請不已其篤於師友之義如此余可
忘師友之義乎銘曰唐世黨禍昉於科舉意向一
分恩怨爾汝癸丑之事益亦近之懇懇潮州遠詢
近規節治鍼砭卒以全護列聖相承盍求其故根
排痛詆未厭人心是是非非盍審於今勢方動搖
宜鎮之靜俗墮卑柔宜矯之正黨論以平善類以
寧允矣潮州言明且清朝行風采海邦惠利有燁
門施於君爲細世方顛顛君車不東鼓山之阡過

者必恭

故知麻城縣翟承事墓誌銘

君諱起宗字元振其先自濟徙潤居金壇曾祖悫祖某父某皆不仕君年十八舉進士以累舉恩對策入官主黃州麻城簿先是殘虜入寇道麻城并邑煨燼簿久闕員君獨勇往值虜復入率民保聚山谷奉檄餉給援軍公私賴之以選攝令兼義武民兵軍正通商惠工而止旅密賞能罰惰而武備修以功辟真令請通理三考解罷有旨因任不解

益虔自官寺以及坊市皆創立踰舊旣庶旣富乃建庠序乃崇先賢之祀而禮教興焉揆路知之秩滿將驟用乃寶慶丙戌十月七日不疾而卒享年五十七娶蔡氏繼趙氏男大任女三人二未行其弟興宗紹宗以明年五月己未奉君喪歸葬縣北五里北渚先塋之右銘曰用非所習而習行不期止而止英靈炯然體魄降此

茅進武墓誌銘

邢茅胙祭皆周公後而茅爲顯姓曰焦曰容爲秦

漢聞人其學道句曲山者世以爲仙蓋儒者所不
道君諱拱字國老世家潤之金壇句曲山昇潤接
境豈仙家之苗裔歟祖襄勤儉起家父守全以慷
慨受時貴知入官僅一監常之湖汊鎮遂不復仕
官止忠翊郎君早游京都有導之入省爲中書門
下守掌官者意有所不樂卽棄去尋補進武副尉
曰是免爲白丁矣因還鄉里一意養親忠翊旣沒
家產析爲四又以四之一爲三而僅得其一向之
良田美宅皆非已分君泊然不以介意旣而諸父

與兄之子若弟得之而不能保皆輕棄賤售君念
父祖之艱難言及輒泣數行下因晝夜自力雖饑
寒不顧曾未幾時復反六七人以爲難因別墅爲
宅環植花菓帶以踈篁稍營土木爲臺榭時從親
友徜徉或遇林梢脫實葉底飛香時鳥候蟲有槩
於心卽坐胡床命歌者進酒軒髯以笑以是自樂
終其身旣生理有裕常厚爲之禮以延師旣二子
長立則又以教諸孫故仲子岳長孫一鳴皆嘗上
名太學岳代君統鄉兵能訓齊其人鄉黨稱之後

補將仕郎餘皆業進士歲丁亥七月得疾不治曰
人稀七十吾旣八十有一矣亦又何求以是月四
日卒娶許氏故湖南提刑之孫與二子煥岳及二
女皆前卒惟適張氏劉氏二女在孫用德用虎一
飛與一鳴爲四曾孫男女各一以其年十有二月
癸丑葬所居伏塘北原許氏弟大舉鄉長者也叙
君之事求銘某不得辭銘曰勤以復之世業不墜
誰無父祖我則不愧禮以延師而勉之學誰無子
孫我則不忤十畝之園花竹回環八十余年樂此

飢閒伏塘之原死生同里百世之下猶應登此

李氏墓誌銘

慶元己未堂兄德勤以女歸徐氏子椿椿早孤而
貧余疑焉以問先兄曰是非汝所知吾聞其母盛
年寡居力貧守義仰以奉其姑俯以育其子族黨
無間言此世所難宜有令子以答其意余退而詢
其母誰氏則唐李氏大鄭王之後家藏唐誥命率
與史所書世系合代有顯人淳熙中試博學宏詞
科爲天下第一卽其從兄余以是知其家法有自

先兄沒余二十年椿與其弟自疆頗以孝友聞於鄉椿尤能泰然自處不以貧故戚其親方椿自疆之幼伯叔尚無恙皆意氣凜凜而椿自疆獨孤弱見者憐之伯叔旣沒其子皆不能自保其居卒全而有之者椿兄弟也可不謂能歟余以是服吾兄之先見且知非此母不能成其子寶慶丁亥母於是年七十有八矣而視聽不衰間猶能紉縫以率諸婦一日忽呼子婦諸孫執手語別未幾而逝實六月中澣時方盛暑淒然如秋人以爲異夫諱汝士亦鄉善士其卒在淳熙壬寅女一人今適李子祥孫四人康伯通伯安伯文伯孫女二人長歸母氏之族曰景祚幼未行葬用其年十有一月丁酉地曰游塘在所居金壇縣東五里蓋合葬云椿自疆來乞銘余因爲書所聞於先兄者如此銘曰年盛而寡子幼家貧矢死靡他賢哉若人游塘之原故歛克合子孫其昌展也如答

故安人陶氏墓誌銘

紹定戊子秋九月乙未故兩浙轉運司進士迪功

郎臨安府臨安縣尉吳江葉府君之妻安人陶氏
卒其孤成忠郎觀與其弟茵若蒞上以來年正月
丁酉奉其柩合葬於長興縣惟新鄉府君之兆前
葬狀安人之行函書泣授使者致之於某曰吾母
故家嘉興之柳澤祖文幹保義郎父逢忠訓郎兄
洪與其同祖兄大章大甄皆由舍選擢上第卽授
郡博士其他亦多名薦書入太學號浙右儒家吾
母生於乾道己丑旣笄而歸我先君越二十有九
年當嘉定丁丑先君卽世子五人女嫁庚辰進士

儒林郎嚴州錄事參軍張琥吾兄弟之不肖喪吾
先君且一周星所以能不失其身不墜其家者惟
吾母是仰吾兄弟方日夜相勉期收塲屋尺寸之
效以慰吾母而吾母逝矣天地有窮此哀無窮惟
勒銘幽扃足以昭不朽而揆之法銘不下五品稽
之古銘不及婦人觀等不勝罔極之情用敢忘其
分之僭技血修辭布之下執事或略其僭冒接近
比而賜之銘則吾母雖死猶不死君之惠也惟君
圖之某前婦卽安人堂妹居相比年相若情若同

生某之初尉江寧府君與安人親飲餞之分不爲不厚吾婦亡急時能言安人之在家也孝於親友於諸姊諸妹逸而能勤豐而能約女道之得也其旣歸葉氏也移其所以事親者事其姑而姑悅移其所以友其姊若妹者友姊姒而姊姒睦事夫得警戒之道御下識寬猛之宜婦道之得也今又知府君之旣沒也安人以身之所以自律者律其家而家以昌以夫之所以垂訓者訓其子而子以成以昔之所以奉其姑者奉祭祀而祀事肅母道之得也至於閔歲之不易振廩以食饑捐藥以起疾給樵櫝以歛死者所及且萬人則其高誼蓋有烈丈夫所不能爲者銘其何辭府君諱時可字行之其世系之遠德履之粹旣有銘之者矣故不書安人封不繫其夫晚遇恩也銘曰德之備家之肥階庭青紫儼輝銅山之原吉兮

故王武德墓誌銘

君諱元實字輝之常之宜與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爲業君兄弟四人而舉於鄉者二君獨患

近世文武大分儒者不復知兵故俛而入右庠升外舍擢淳熙丁未甲科人謂君起家寒素宜從軍以求見祿君謂吾豈屑爲溫飽計者卽退授安豐軍霍丘尉縣當窮邊與虜相望君控搃得要巡徼有常邊陲晏然前後守將皆上其蹟於朝秩滿調澧州石門令興廢補弊亦既有緒以新制罷會故人尹京辟監桃源酒庫實資幕畫之助再調武岡軍綏寧令縣居溪洞之衝民獠雜居小不慊輒起相殘君謂喜鬪輕生夷獠之常然亦人耳寧悻然

不可告語每兵刃欲接必親造其壘以理論之故比年無事夷獠感德至率七洞丁經本郡及部使者丐君留郡及使者皆上其事禁從亦有以甄擢請者會以外艱去服闋朝論以君昨宰綏寧威信行於蠻徼擬知南安軍君以資淺力辭命格不下連任江陵府鎮江府都統司計議官在江陵當斬黃擾攘從主帥出入襄樊裨贊非一在鎮江當徙軍盱眙往來區畫主帥受成焉最後欲移屯承楚君謂宜以覆車爲戒與帥異意辭歸京口未幾果

敗人服其先見秩滿丐閒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紹定元年七月十有七日卒於家遺言惟戒子孫
以不可不學享年七十有二官自承節郎累轉終
武德郎配張氏子曰燧承君遺澤次曰煒前君十
有三年卒曰燁後君四十有九日而亡女孫二人
尚幼燧將以來年正月十有九日葬君縣之山亭
鄉上潘墅祖塋之東介其舅溧陽丞張君汝永來
謂銘予與君無一日雅而張君子畏友也詰其言
曰信故謹而書之而系以銘銘曰士競於文君矯

其偏理民將略式究其全士競於得君安之義豈
其皇皇如賈趨利再臨邊縣拊之以仁民獠翕然
和氣如春幕府重游有言必公從也爲是捨也爲
克視邦選侯論功孰多而取之廉師言謂何潘墅
之原卜云其吉詒爾後來斯言之質

故孺人項氏墓誌銘

幼學壯行士之所難矧伊女子若項氏孺人其學
而能行之者歟項氏唐詩人斯之裔由江東徙台
又一再遷今爲黃巖人曾太父某太父某父某故

迪功郎孺人諱某字某稟姿淑慧女工不待教而能六歲從句讀師授內則女誡列女傳及韓柳歐蘇諸詩文歷耳輒成誦稍成深居無事取司馬公資治通鑑閱之世治忽人賢不肖必要其歸故其閱理明持身謹旣筭選所宜歸得今武進大夫承議郎賜緋魚袋陳公說之字以道大夫台望族其祖獻肅公諱某位諫官著直節父寶謨閣待制某治劇爲能臣孺人起寒素歸大家率禮而行入門而闔族賞歎大夫前室童氏二男一女皆長孺人

旣至以婚嫁爲已任奩中物多以畀其女事舅姑盡孝敬其有不安節卽不釋冠帶不御脂澤藥餌必手進寶制與信國留夫人甚愛之歲在庚辰寶制尹京有以迪功疾論孺人席不安食不甘亟請得歸寧未幾信國計至而迪功亦卽世孺人號慟幾絕者數四後二年寶制奉祠歸又明年屬疾孺人曰曩以吾父故不得終養吾姑抱終天之戚今吾舅疾可委之他人乎左右奉侍維謹寶制疾革指孺人言曰久疾人所厭而汝逾恪於今見汝之

賢矣孺人惟泣謝不敏及易箒諸子荒迷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孺人實任之居喪終三載不茹葷既父母舅姑俱無銘其室曰止齋日誦釋氏書及閱傳燈錄遇會意處輒抄錄成編或加點記或成偈頌而語大夫曰釋氏捐親戚外死生非經世之道吾婦人無外事且年垂四十自度已非繁華時欲漸遠世紛因游心焉君不應爾故雖冲澹自居而警戒相成之道不廢大夫再登名天府當試禮部以郡政之感難之孺人曰夫踐世科開遠圖在

此行也可不勉乎退食輒相從史凡硯席之間所以相其勤而裨其所不及者靡不力尋以郡將命輟行大夫鬱不樂孺人又曰屈伸有時庸何傷比年郡以適負爲名而肆雷征以隱寄爲名而資脅取武進附邑程督尤嚴大夫深知不可而重於立異孺人曰君爲民父母可使赤子匍匐入井乎大夫感其言遇事必爭爭雖不必勝而視不爭者終愈故邑人德之孺人以寶慶覃恩始封紹定己丑六月甲寅以疾卒於縣舍享年三十有七子慶蟾

與前室子夢庚夢齡爲三孺人視之如一夢庚官
從事郎女嫁從事郎處州松陽丞韓淳大夫將以
某月日歸葬孺人於臨海縣興國鄉后溪之原前
葬屬孺人弟詵袖書來言曰吾婦事父母舅姑以
孝事夫以順拊諸子以慈待妾媵以恕十有七年
之間上下無間言某不勝悼亡之情而縻於官守
不得去君家鄰邑凡吾之不得罪於邑人君實知
之以吾之辱知而賜吾婦以銘吾婦死猶不死也
某以君之能德其邑人且以詵能詩不愧其先又
遠來之意不可孤也故不復以鄙陋辭銘曰學於
儒以謹厥身學於釋以及其真秩乎其篤於彝倫
湛乎其遠於世紛而年不登四十嗟嗟乎若人

故湯氏宜人墓誌銘

今尚書度支郎中趙君必愿之妻宜人湯氏金壇
人曾祖鵬舉皇任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宣奉
大夫諡敏肅妣蔡氏濟陽郡夫人祖廷直皇任通
直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妣高氏通義郡夫人繼劉
氏和政郡夫人考邦彥皇任宣教郎左司諫兼侍

講妣龔氏繼登氏宜人幼孤事母孝母疾久不愈
至驗之矢洩以測其證之退否刲股刲肝以濟其
藥力之所不及此雖非禮典所尚而人情所難宜
人毅然行之故天意隨感母夫人疾亦隨愈人尤
喜稱而樂道之至有誦其事於朝行間者時度支
之父華文實官奏邸聞而慨然曰爲女如此則其
爲婦可知卽介同列爲謀願得以爲度支婦宜人
之歸趙氏實昉於此華文之先公汝愚皇任右丞
相實以元老翼我寧廟格於皇天勲在社稷澤流

後裔華文丞相之冢嗣度支又華文之冢嗣也宜
人旣婦趙氏當度支賢業之方昌榮塗之日闢悵
舅姑與已父母之不及見常欷歔流涕平居順以
事其夫而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未嘗有隱而不言
儉以持其家而親黨之間有急必賙有闕必未
嘗有謁而不獲初宜人至度支有弟有妹年皆
在幼宜人實以撫育教養爲已任迨長而婚對得
名閔則喜而爲傾裝囊無所計其勇於爲義有始
有卒蓋烈丈夫所難至於整飭內外似過於嚴而

常周知其疾苦故女御之已去者或猶眷於復歸
其得人心可知宜人以淳熙壬寅年五月戊戌生
以端平丙申年四月乙未得疾卒以是年八月壬
辰葬於饒州餘干縣福應鄉雕峯之原耐先塋也
男二人女三人次男良忝承務郎餘並夭銘曰事
親必孝我爲其難家道貴嚴我謹其閑夫夫婦婦
二十有七年而如一日卑卑尊尊二千有餘指而
無間言嗚呼宜人維德之全餘干之山土厚水深
銘以昭之百世猶今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

